

红楼二题，兼谈三国

韩羽

凤姐与曹操

有一文，写凤姐，言道：“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，恨曹操，骂曹操，曹操死了想曹操。《红楼梦》的读者，恨凤姐，骂凤姐，不见凤姐想凤姐。”

将凤姐比曹操，有趣！有可比性么，想来想去，想起曹操的一句名言：“宁教我负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负我。”是曹操杀了吕家全家、继而又杀了吕伯奢，陈宫说：“适才误耳，今何为也？”之后，他甩出了这么一句。

“恨曹操，骂曹操，曹操死了想曹操”，是《三国演义》读者的评语。这评语当然也包含了对曹操杀吕伯奢的看法。语云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且以这几个字解读一下曹、吕公案。

翻开《三国演义》，寻行数墨：曹操行刺董卓未遂，“卓遂令遍行文，画影图形，捉拿曹操。擒献者，赏千金，封万户侯。窝藏者同罪。”

现下的说法，就是悬赏通缉犯。曹操逃出城外，至中牟县，为守关军士所获，县令陈宫，亲释其缚，弃官随其一并逃走。过成皋，到吕伯奢家中。眷曰：“我闻朝廷遍行文，捉汝甚急。汝父已避陈留去了，汝如何得至此？”这就是说吕伯奢已得悉擒献曹操者“赏千金，封万户侯”的文书了。“操告以前事，曰：‘若非陈县令，已粉骨碎身矣。’伯奢拜陈宫曰：‘小侄若非使君，曹氏灭门矣。君宽怀安坐，今晚便可下榻草舍。’说罢，即起身入内。良久乃出，谓陈宫曰：‘老夫家无好酒，匆往西村沽一樽来相待。’言讫，忽上驴而去。操与宫坐久，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。操曰：‘吕伯奢非吾至亲，此去可疑，当窃听之。’”

面对此情此状，不仅曹操生疑，可又谁能不疑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也。当听到“缚而杀之”，为了不“必遭擒杀”，又须当机立断，别无选择，只有逃跑或是对抗。曹操没有逃跑，而是“遂与宫拔剑直入，不问男女皆杀之”。不只曹操，陈宫不是也“疑”了么。

“搜至厨下，却见缚一猪欲杀”，方知是误杀了。如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，可以责备曹操“多疑”，如不胶柱鼓瑟，也当会庆幸自己未曾碰上这类事件，如碰上这类事件，也难保不彼此彼此，仍是那句话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也。

杀了吕家八口，“急出庄上马而行，行不到二里，只见伯奢骑断前悬酒二瓶，手携果菜而来，叫曰：‘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？’操曰：‘被罪人，不敢久住。’伯奢曰：‘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，贤侄、使君何憎一宿？速请转骑。’操不顾，策马便行。”想是曹操悔恨。多疑误杀，无脸见人了。

“行不数步，忽拔剑复回，叫伯奢曰：‘此来者何人？’伯奢回头看时，操挥剑砍伯奢于驴下。”大大出人意料，见此状，谁能不恨曹操，不大骂曹操凶狠残忍？曹操抛出了一句：“伯奢到家，见杀死多人，安肯干休？若幸众来追，必遭其祸矣。”就成败利害论，其言不无道理。可是君子有所为、有所不为。小人则无所不为。只此之差，本是错误，顿成罪恶。原是英雄，成了奸雄。看他那把刀，既杀恶人董卓，又杀好人吕伯奢，又是何样刀耶？能不引人思虑。

“恨曹操，骂曹操，曹操死了想曹操”，似又可再添上两句：“想曹操是为的笑曹操，笑曹操是因了从自己身上也看到了曹操。”

将凤姐比曹操，有可比性么？想来想去，想起了凤姐的一句不算名言的言：“从今倒要干几件刻薄事了。”是王夫人根据下边的私诉而查问凤姐打发月钱的事之后，甩出了这话的。

“恨凤姐，骂凤姐，不见凤姐想凤姐”，且择选《红楼梦》篇章“贾二舍偷娶尤二姨”，来看看凤姐的刻薄。

谁先欺负谁？是凤姐欺负的尤二姐，还是尤二姐欺负的凤姐？

尤二姐、贾琏“如胶似漆，一心一计，誓同生死，那里还有凤、平二人在意了？”看来她已忘了贾琏和凤姐原本是夫妻。

“这里凤姐又问平儿：‘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？’平儿道：‘就是头里那小丫头的的话。她说她在二门里头，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：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。’”是尤二姐先欺负的凤姐，是“鹊巢鸠占”。

凤姐是好惹的么，能不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？连武大郎还要裸起衣裳抢入茶坊去拼命哩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怎能独贵于凤姐？

接下来是过招儿，斗智斗勇了。

问向兴儿，兴儿回道：“后来就是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子。”凤姐忙问道：“如今房子在哪里？”兴儿道：“就在府后头。”凤姐儿道：“哦！”回头瞅着平儿，道：“咱们都是死人哪！你听听！”兴儿又回道：“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，那张家就不回了。”凤姐

记得多年前，曾读到有些文章，谓“殉主”二字是高鹗强加于鸳鸯的，有损于鸳鸯的形象。

“殉主”一词，并不孤单，还有伙伴：殉国、殉道、殉情……“殉”，就是把命豁出去了，能把命豁出去，谁能轻易地做得到？当然还要看其所“殉”的对象，值不值得为之去“殉”。

言归正传，且说鸳鸯。王夫人、薛姨妈、李纨、凤姐儿、宝钗等姊妹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，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。鸳鸯看见，忙拉了她嫂子，到贾母跟前跪下，一面哭一面说，把那夫人怎么说，园子里她嫂子怎么说，今儿她哥哥又怎么说，“因为不依，方才大老爷越发说我‘恋着宝玉’，不然，要等着往外聘，凭我到天上，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，终久要报仇。我是横了心的，当着众人在这里，我这一辈子，别说是宝玉，就是‘宝金’、‘宝银’、‘宝天王’、‘宝皇帝’，横竖不嫁人就完了。就是老太太逼着我，一刀子抹死了，也不能从命！伏侍老太太归了西，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，或是寻死，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。要说我不是真心，暂且拿话支吾，这不是天地鬼神，日头月亮照着，嗓子里头长疗！”

其中有一句“伏侍老太太归了西，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，或是寻死，或是剪了头发当姑子去。”把“寻死”放在了“当姑子去”之前，“寻死”当是首选了。将她的话变个说法：“老太太活一天，我也活一天；老太太死了，我也去死。”试与“殉主”一词比对比对，似也无大谬。

且再听听贾母对那夫人说的话：“我正要打发人和你老爷说去，他要什么人，我这里有钱，叫他只管一万八千的买去就是，要这个丫头，不能！”贾母的话，斩钉截铁。当然贾母也不是对所有奴婢都如此，之所以如此者，李纨、凤姐的话语可证。李纨说：“有个唐僧取经，就有个白马来驮着他。刘智远打天下，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”，“大小都有个天理，比如老太太屋里，要没鸳鸯姑娘，如何使得？从太太起，哪一个敢驳老太太的回？她现敢驳回，偏老太太只听她一个人的话”。为何“只听她一个人的话”？信得过也。凤姐儿说：“老太太离了鸳鸯，饭也吃不下去！”人是铁，饭是钢。吃饭可是紧要的事！

一个是至尊至卑，一个是至下至卑的奴婢，阴错阳差，相依为命，这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主奴关系了。

到了一百十回，贾老太太寿终正寝，即鸳鸯说的“归了西”了，鸳鸯选择的是“寻死”，没有“当姑子去”，言行合一，证明了不是“拿话支吾”。

以实际处境看，她也只能选择“寻死”，没了庇护者，纵然此时贾赦还是

囚犯，可是邢夫人仍在，贾赦对鸳鸯的哥哥金文翔说的“凭她嫁到了谁家，也难出我的手心”，言犹在耳，网中之鱼，姐上之肉，何去何从？不卜而自明也。

鸳鸯活得尊严，死得适时，诚如孟子说的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。

主子是人，奴仆也是人，他们的身上都有着人的社会性，也都有着人的共同性。既有着阶级的不同，也有着共同的道德规范。比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就是所有不同阶级的共同行为准则。

据此来看贾母和鸳鸯。俗话说：“你不仁，我不义。”反过来说，你对我以“仁”，我报你以“义”。投桃报李，人之恒情。如谓贾母对鸳鸯以“仁”，此“仁”可谓大矣。她以主子之权威，果决地庇护了鸳鸯的人的尊严，其矛头之所向，恰是她的亲生儿子，能不谓之大恩大德，鸳鸯能不以义相报？

再回到开头提到的回目：“鸳鸯女殉主登太虚”。中国文人说话作文，讲究的是典雅。话不直说，比如人死了，说“仙逝”“故去”“作古”“寿终”……就是不说“死”字。高鹗恐也未能免“雅”。比如照鸳鸯的话直说，可以写成“老太太死了我也死”，似乎就无大咀嚼头，可是“鸳鸯女殉主登太虚”，读来就可齿颊生香。高鹗再没有想到，就这么一“雅”，竟给自己招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

其实高鹗更没有想到的是，“殉主”二字是败也萧何，成也萧何。给鸳鸯帮了个不大也不算小的忙，请看第一百十一回：

贾政因她（鸳鸯）为贾母而死，要了香来，上了三柱，作了揖，说：“她是殉葬的人，不可作丫头论，你们小一辈的都该行个礼儿。”

贾政说这话，自有贾政的意图，存而不论。我只是说，贾赦此时仍在充军流放中，没有在场，如若他也在场，听了贾政的话，会上香不香也？作揖不作揖？反正是尴尬得有乐子看。贾政的话，无异于给了贾赦一响响亮的耳光，这一耳光岂不是鸳鸯打的。

我们有个老话：“以夷制夷”，对鸳鸯的“殉主”论，不妨依样而说之：“以主制主”。借这个主子去制那个主子，不亦斗争之策略乎，不亦失东隅，收之桑榆乎。好个鸳鸯，真真个“死诸葛吓活仲达”也。高鹗，知乎知乎，你歪打正着也。

又想起鲁迅文中提到过的一位外国人的话：“长谷川如是闲说‘盗泉’云：‘古之君子，恶其名而不饮，今之君子，改其名而饮之。’古之君子、今之君子，一个样，都有点儿胶柱鼓瑟，只看其‘名’，不究其‘实’，‘殉主’之争，岂非如斯乎？”

多了残红、沙渺声。公元548至552年，东魏降将侯景勾结梁朝京帅守将萧正德谋反，造成大乱。程灵洗组织万余乡勇抗拒侯景，那些用太极拳功夫训练的力量非常管用，连新安太守萧德都来寻求保护。程灵洗知道侯景不靠谱，父程程宝惠，从梁武帝封侯景为河南王一事，已预见困难将至。恰值祖父程督逝世，便举家回簪墩丁忧。侯景乱局，恶潮卷来卷去。

多少场景和细节，带着创口和血痂黑漆漆地不见了，可是有个片段却从史册中鲜亮地进入我们的视野。程灵洗在石头城西（南京）遭遇萧陈霸先。那时，喊杀遍地血光冲天。鸣咽的江水昨天划破大地，今天又回来了吗？陈霸先遣来使节，经过细辨和深思，程灵洗消除了误会，认为大义比一时之风更可贵。研判大局比较利弊，各自的政治底色和

被誉为徽州第一村的簪墩瓜瓞绵绵，成了一个孕育社会高端能量的系统。拣重头戏说下，唐中后期，程泽从簪墩迁河北中山博野，后程裔振自博野迁河南洛洛。其曾孙就是程朱理学奠基者程颢、程颐两兄弟。唐天祐年间，朱瑰继命戍守婺源，从簪墩迁去传八世。后朱熹之父朱松调任福建，朱熹为朱瑰九世孙。理学这门政治哲学，传给君主、士大夫听的管理学说，和簪墩有这种关系。程、朱、戴、毕、项、江、俞、查等主姓氏人才辈出，簪墩星光灿烂。

村中堆放的石头，一条长一大块，比仓廩还要充裕、厚实、完整。看着看着心里就重了。如果用墨意和光亮来衡量，只怕用了满天星斗，一些景象还是分辨不清。什么力量把它们从远方运来，它们又装载了什么秘密和向往呢？硬实的物件总会泄露一些形态和倾向。这些是始建于明代1612年的“程朱阙里”坊和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三夫子祠等的零部件。程朱理学被石头大块凝聚了。从图片看，贴山而站的建筑只是接受了山的影子和沧桑，像是乡间的寒窟。然而，那里的砖块、材料和火焰，却让社会一步步地告别了低凹泥泞，见识了高地和走向。

老奴坐在巷子里，多皱的表情加重了古旧的筹码。光亮从头顶下来，又从巷口顺溜而出。草垛覆盖的空余里，鸡狗还在寻寻觅觅。修簪和村名本是连一起的，松树和山势是个紧挨的话题，嘉靖年的桥断了，但流水还是不停涌来，清亮的东西断不了。朱熹的意思明白爽净：新安山峭厉而水清洁。山水育人习俗育人。好多功德都是石头追记和重塑的。程朱阙里坊、三夫子祠、纪念碑、方尖碑，都一样。村里有个叫朱志翔的年轻人，已经在抢救往事和记忆。十多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的录音，像雷雨、裂痕和铁器，还原了这些器件的前世和今生。散落的石头，不会永远失声。走在簪墩的石板上，可以强烈地体会到徽州是石头做的。

程灵洗是人传《陈书》《南史》的第一个徽州人。他的功绩丰厚、持久。宋元两朝给予程灵洗及其家族十一次追封。他的让人民和家园远离战争和苦难的政治遗产，为72年后在绩溪出生的汪华发扬光大了。有意思的是汪华的出身、喜好、经历、环境，和程灵洗颇为相似。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徽州保护神。随处可见的忠孝庙汪公庙，都是民众对于拥有过的福祉、普遍的聚焦和再塑。那里的温暖和美，就像每天的太阳和月亮。世世代代的祭祀活动中，神话、崇拜、功德糅合在一块儿了。程灵洗会射屮、降霖、驱蝗，甚至能祛除瘟疫，成就了好多感人的故事。

在松柏高耸苍耳遍布的程灵洗墓台，我看到了带着余温的香火和祭物。我带去了贡果，躬身表达了迟到的问候和景仰。

2020 10 21
2020 11 3-4-5 改
2020 11 7再改

周末（国画）臧玉琴

古村簪墩先是被皖赣铁路擦了一下，后被215省道粘了些边，前不久又被洪水哗啦了一回，一座嘉靖年做的桥断了。古村剩下的部分，靠山站着。山不高，也就一个半圆的样子，长着竹子、树和草。徽州呆久了，我觉得不去簪墩走一走是个罪过。巷子铺着石板，更多的巷路被水泥抹平，老砖在黄泥巴墙里叠加着，深黑的迹痕，构不成一个伤疤。自然现象比比皆是。逼窄的天空，屋宇像是有点碰。那是时光在打颤。近两千年历史的簪墩实在久远了，如果不是出了一个人，这巷路这名声，恐怕早在山地和原野里消失了。

公元514年（还是南北朝的时候），簪墩一个姓胡的女人，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。

多年以后，人们才知那是一个响亮又重大的时刻。簪墩从白茫茫的夜幕里消隐，又被电闪强烈地推举。村边的簪墩湖卷起大潮，水口的樟树和青冈栎在舞动，叶片在大雷雨里被洗涤得翠绿新亮。对于茅屋里的生存，当然是一个挑战，可是对于朝廷赐宅第的官宦人家，该干嘛的干嘛！喝茶的碰了碰瓷盏，生孩子的多了几声喊叫，廊道里有了匆急的脚步。高墙厚瓦仿佛在和着某种元气，生机冲击出忽明忽暗的景象。天象时辰仿佛为了一个名字在忙着。程灵洗，在狂风暴雨里诞生了。一个神灵洗浴过的生命。优渥的环境里，程灵洗长得不错。有文字记载，他“仪容俊雅”“勃然英姿”，出众的体魄，能日行二百里。

簪墩是起伏的群山在这里忽地打住。村前铺展的是大片平芜草滩，稍加动作会有点石成金的变化。程灵洗喜欢上了农事。翻开一片沃土，丢一把种子，几天就见一片翠绿的庄稼。往后是，稻菽成行果实翻滚，原野美丽又实在了。一个热爱劳动的英俊少年，在《陈书》《南史》里留下了，“躬勤耕稼”，“刈获早晚”，“老农不能及也”。泥土里养殖的端正品性和非凡勇气，在南北朝那个动荡的年代自然不会被闲置。周边的海宁、黟县、鄱阳、宣城多盗贼，程灵洗受命于地方官，招募乡勇缉捕。这开启了一个威武雄壮的人生局面。程灵洗学会了骑马，很快进入自己的位置。

可他还在努力提升自我。簪墩平圆的林地和潺潺的水声中，程灵洗在练太极功夫。他拜创编太极功的韩扶月为师，研读水与流水，手臂冲击虚空里触摸，石块和木流有了形态和质感，贴近，绕开，再回来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团清气在揉推杂念和万物。《周易》的世界大得不得了，那些哲学医术在内心化解了。参差和流畅，在姿态中舒展。松、柔、正、稳，在进、取、顾、盼中细化，气量涵养得再深阔些，三遍四遍不到位，不要慌乱，定一定神，吸口气，感觉靠谱了，五指再张开，内练一口气，靠练筋骨皮。来一回剑走偏锋，也要得！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自身。程灵洗闻鸡起舞朝夕体悟，超乎象外得其环中。一人徒手对付十几个人，他不喘不噘。

程灵洗是起起伏伏的群山在这里忽地打住。村前铺展的是大片平芜草滩，稍加动作会有点石成金的变化。程灵洗喜欢上了农事。翻开一片沃土，丢一把种子，几天就见一片翠绿的庄稼。往后是，稻菽成行果实翻滚，原野美丽又实在了。一个热爱劳动的英俊少年，在《陈书》《南史》里留下了，“躬勤耕稼”，“刈获早晚”，“老农不能及也”。泥土里养殖的端正品性和非凡勇气，在南北朝那个动荡的年代自然不会被闲置。周边的海宁、黟县、鄱阳、宣城多盗贼，程灵洗受命于地方官，招募乡勇缉捕。这开启了一个威武雄壮的人生局面。程灵洗学会了骑马，很快进入自己的位置。

可他还努力提升自我。簪墩平圆的林地和潺潺的水声中，程灵洗在练太极功夫。他拜创编太极功的韩扶月为师，研读水与流水，手臂冲击虚空里触摸，石块和木流有了形态和质感，贴近，绕开，再回来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团清气在揉推杂念和万物。《周易》的世界大得不得了，那些哲学医术在内心化解了。参差和流畅，在姿态中舒展。松、柔、正、稳，在进、取、顾、盼中细化，气量涵养得再深阔些，三遍四遍不到位，不要慌乱，定一定神，吸口气，感觉靠谱了，五指再张开，内练一口气，靠练筋骨皮。来一回剑走偏锋，也要得！师傅领进门，修行靠自身。程灵洗闻鸡起舞朝夕体悟，超乎象外得其环中。一人徒手对付十几个人，他不喘不噘。

程灵洗是起起伏伏的群山在这里忽地打住。村前铺展的是大片平芜草滩，稍加动作会有点石成金的变化。程灵洗喜欢上了农事。翻开一片沃土，丢一把种子，几天就见一片翠绿的庄稼。往后是，稻菽成行果实翻滚，原野美丽又实在了。一个热爱劳动的英俊少年，在《陈书》《南史》里留下了，“躬勤耕稼”，“刈获早晚”，“老农不能及也”。泥土里养殖的端正品性和非凡勇气，在南北朝那个动荡的年代自然不会被闲置。周边的海宁、黟县、鄱阳、宣城多盗贼，程灵洗受命于地方官，招募乡勇缉捕。这开启了一个威武雄壮的人生局面。程灵洗学会了骑马，很快进入自己的位置。

簪墩

阮文生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二维码